

在途中

我總是聽人們（那些空難、車禍，或遭恐怖分子攻擊的遺族）淡淡地說：是啊。那天出門前，特別覺得天氣怎麼這麼好，如果那時沒讓他出門就好了。

是啊。因為是那樣封閉而無從表達，所以被記下的常不是事件本身，而是事情發生當時，一些過度明亮的光照，一些默片般人們張合的嘴，或是環景三百六十度拍攝的，詭異又妖魅的，每一處靜物之細節。

日後總是反覆播放、嚙咬著你的悔憾與驚懼。

我記得那天清晨，我和哥哥送父親到遊覽車集合處。父親坐在我駕駛座旁的位置，像一個要出門遠足的胖孩子那樣地興奮難掩。

我不斷叮囑他要小心，他則近乎討好地敷衍我。沒問題的！同團的人會照顧我的。他且要我哥有空把院子裡那株龍眼樹鋸鋸修修。

我們扶他上遊覽車的高陡台階時，我清楚發現那一車所謂的「老人」（先前旅行社告訴我們這一團裡大多是老人）至少都少他十來歲。他們沒有表情但認真地看著我們，似乎在想：「狀況這麼差的老人，怎麼也送他一個人參加這樣的出團旅行？（是不是有點像《楮山節考》之旅？）」

我那時心裡只是煩躁地擔心：他會不會像這後來幾年那樣，夾纏不清地抓著某個團友，叨絮他那些早已散潰顛倒的陳年爛帳？